

東京李德成能醫崇道心慈多救貧苦有陰德感寒時遇一貧窘道士衣單衣无寒色邀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始不信試視之果然乃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後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語李曰

此小術耳吾乃吕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絕曰九重天子寒中貴五等諸侯圖外尊卑似布衣无事客不特性命屬乾坤李不悟秘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享高壽即別去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

尼寺留題第四十八化

東京安遠門内有一尼寺祖師在彼欲度某人緣淺不來向東門之東壁作一詩題其上墨透三寸餘筆力道勁詩曰青龍駐此少徘徊夜靜雲閣尚未來知是有緣人換骨暫留真跡到天台徊宇止書其半意在為洞賓也

賜麻馬氏第四十九化

東京一歲民大病瘡帝君普化皆作之有老姥馬氏鬻茶子孫皆病一日有道人來老姥

善待之以子孫病為請道人曰豈且待我姥早起待道人以絳紗裹藥病發者執之自愈一圓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通療及百人滿果不驗姥折囊已不見藥但有吕洞賓三字而已

教孝子母第五十化

桐廬有通守沈志真有母病發背方不瘥祈禱備至孝忱所感帝君夜往救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予來救汝若過一日不復可瘥乃授以靈寶膏方括薑五枚取好乳香五塊如粟大二味各細研以白砂蜜一斤同煎成膏每服三錢温酒化下大治發背諸惡瘡腫滿其母服之立痊通守繪洞賓像朝夕敬事焉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四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

女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

齊大雲僧第五十一化

帝君詔為回處士遊大雲寺隨雲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麩耳遂去旬日携少許麩至自庖設數百僧皆飽足僧智明請處士啜茶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筋破雲逐客既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蒸一槍稱絕品僧家造法用工夫兔毫碗淺香雲白蠟眼湯翻雲浪浮斷送腰魔離凡庸增清氣爽肌膚自樂幽巖畔未肯移根入上都僧獻詩云求真已得其獨有吕君身匪羨惟詩句爐中皆藥銀性靈淨似古神烝煖如春異日雲橋路如何得少親處士和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來雲水身行滿蓬萊為別館道成元石化黃銀持寶植菓常存酒鍊藥爐中別有春積德家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復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速別去後僧亦仙去

訪侯用晦第五十二化

帝君遊江州廬山簡寂觀臨砌泮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盡皆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共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帝君曰且劇飲无相窮語既醉以筋點酒書劍詩一首于壁

上曰欲整鋒銜敵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嗥手中氣岸水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奸血點隨流水去凶膏全逐舊痕銷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隨上九霄初若无字既而墨迹繁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

法劍道劍則无形法劍則有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問曰今以道劍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驗俗乎曰道劍則忠劍惟斬自己邪妄耳法劍術也則不然以神爲母以炁爲子神存則炁存神去則炁散但珍其神而實其炁以此戮不正鬼神之類也侯曰真仙之言也願問姓氏曰吾呂巖也言訖因擲于空中隨之而去良久不見侯乃恨恨而已

遊戲虹橋第五十三化

蘇州垂虹橋一日有藍縷道人至携酒于橋亭上悠然獨酌嘯詠終日神氣飄然衆計其所飲自旦及晡已非人量所及亦无酒客或詢其姓氏道人取佛前香爐灰爐題一詞于柱上飛梁塵水虹影沉清曉橋裏魚村半烟

草算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兩巾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空幾卷到王龍斯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紫極洞天誰鎖指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翠書吾洞賓也衆驚趨之俄不見

訪薛鍊師第五十四化

江州太平觀薛道士有高志帝君過之贈詩曰落魄薛道士年高無白鬚雲中閑卧石雪裏冷尋碑誇我飲大酒嫌人說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翠流噴末小書云回道人同三客謁薛鍊師作始知洞賓併寓其宇

誘甯道士第五十五化

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甯道士少諳莊老有奇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士至即洞賓也儀狀雄偉往來彌月帝君欲度之不契臨別題

二絕句于扉上作大篆體勢飛動一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邊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二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內景經鶴觀古壇松影裏倩無人跡戶長扃既去人爭割之以治病良已字入木寸餘墨跡不減

度侯行首第五十六化

兗州妓侯其姓者家爲邸舍帝君詭服求授館登出暮歸歸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與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帝君索飲不已滋不悅帝君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其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比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齣齣至夜分侯迫榻帝君以手拒之叱侯亟去遲明失帝君所之視其背則手所拒處呂字微肌肉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公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裘尋洞賓復過授道遂隱去不知所終

誘尚書第五十七化

尚書郎賈師雄藏古鏡欲泮摩帝君稱

回客謁焉初但言道實不悟次日乞試其技
筭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候更取來藥
跡已不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
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飽長春須知物外
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

誘曠若谷第五十八化

青城山丈人觀道士曠若谷風骨清峻戒行
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疾良驗而
得人錢帛即以散施貧之帝君詭為廣法師
上謁留月餘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為龍蛇
霧雲飛去治鬼召將必現其形通人言語足
踏成雷目激成電呵忒成雲噴成雨又善
畫不用筆墨但含墨水噴紙帛上自然成山
川花木宮室禽獸人物之象略加拂拭而已
實畫得錢即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散素无
量每為賓所困一日若谷問曰先生操行異
常人必自神仙中來還可語吾道否曰子左
足北斗七星缺一爰能成道耶更一生可
也若谷驚曰賓公殆聖人也蓋我左足下有
黑子作北斗七星狀而缺一未嘗為人所

知故也復問壽幾何帝君倒書九十四字于
壁作兩圓相圍之即別去始悟兩圓相乃呂
字而姓也後若谷九十四歲卒果符倒書之
識也

詩象先生元炁鍊玄玄感應隨機法自然

若谷傲然輕問道更生一世亦無緣

度程筆師第五十九化

涿江筆師程某喜接方士帝君往謁之程館
于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挈程遊
江游畫筆管為兩片泛于波上帝君履其一
引筆師效之程怖不敢前帝君笑而濟及岸
俄不見程始知其異人也旬浹復來自挈飲
食食程皆臭腐矣程問鼻謝帝君曰太息
曰若不能惡食吾以肉醬兩碗遺君遂去不
見開視醬既皆麩金也兩碗者非兩大甕之
類也

詩象往來提警一年餘必是程公德不孤

不上管舟嫌臭食可憐无分赴仙都

度黃鶯妓第六十化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好濟貧布施

一日有呂秀才即洞賓也托宿黃以其藍縷
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嫖母西施
共此身可憐老少隔踪親他年鶴髮難成媼
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
與人還共一般花在枝頭防客折落落未地上

請誰看題畢俄不見黃悟欲拭目

詩象幻化形骸假合身貪財好色喪真親

行藏語默真為主誰悟中中的主人又曰

終朝賣笑與追歡幸積陰功有幾般德感

真仙來救拔可憐福薄不相看

遊戲岳陽第六十一化

帝君遊岳陽詭名賣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
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空而立東方駭悟
欲慕其藥帝君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撫
機不登當面蹊過乃吟詩曰朝遊北海暮蒼
梧袖裏青蛇膽氣森三日岳陽人不識朗吟
飛過洞庭湖

詩象仙遊朝若鳳栖梧隱顯全忘精與龜

靈藥度人人不識德風吹此滿江湖

救趙監院第六十二化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瘵幾危委頓泣別親舊
吾死矣夫閭閻有之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
與托奈何語未竟俄有一道人扣門語趙曰
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指其中為二方竅
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一幅灰之調乳
香湯塗之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別去
趙貼藥自夕追曉即愈大驚喜覓道人不復
見矣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詩彙趙公敬母德充天孝感慈慈子兩口仙
病愈求真真已適不明數後乃心傳

誘崔進士第六十三化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寓旅邸歌沁園春樂
章帝君適意蒲溪隱市井間質其所歌崔曰
東都新聲也曰吾和此詞不解書吾唱之子
為吾書也崔為書其詞曰七返九還丹在人
先須鍊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
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
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鳥飛嘗
時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見辨水源清濁
本全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

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功
滿獨步雲歸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長山口
今為守谷客聖日訪太守言之太守曰此呂
洞賓也亟令召之叩其戶應聲漸遠再呼不
應推戶而入闌無人矣壁有詩曰腹內嬰兒

養已成且居塵市斬孽情无端措大剛搖舌
却入白雲深處行崔與太守歎恨无已乃和
詞曰自己陽生正是中虛靜極動時默地雷

微震衝開玉戶天心朗徹放下簾幃真火冲
融靈泉復湊不昧谷神何險危自然妙若三

川龍躍九萬鵬飛中中二土成主意春戀瀟
如母護兒這恍惚真容不空不色窈冥妙象

无識无知命住丹圓全真體道奮志精修休
自遲收功了把三才全理一貫全歸

詩彙雙園性命大丹成師憫仁賢喻道情

太守既明親拜謁祖師安肯縛然行

成都施丹第六十四化

成都藥市日有道人垢面鵝衣手持丹一粒
大呼于市我是呂洞賓也有能拜我者以丹
餌之眾皆以為狂相聚戲笑或加凌侮道人

不顧如是往還市道上數回迨夜意无人拜
之者道人往坐五顯靈觀廟前火池上兒童
爭以瓦礫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
既見吾而又不識吾亦命也夫乃自餌其丹
俄五色雲周身有頃不見眾共悔恨

詩彙一粒金丹度有緣明明直示反生烟
世人薄福緣輕甚覩面真仙不悟玄

誘陳澹然第六十五化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性慕道延雲水士多年
竟元所遇帝君詭為儒者為治國歲餘所作
工役力倍常人陳受之然止以儒者待之而
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天發殺機
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未曉殺機之
旨儒者從旁抗聲曰生生者不生死死者不
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
驚曰汝非儒者耶誰教汝為此言既而詰之
則復謬悠其辭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
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實通曉也居无何忽
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復來也既
去寂然陳有鄉人客于巴陵遇之曰為寄語

陳公我洞窟也始可投道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吕仙亭前竹林中不見明年端午日午時陳暴卒

詩彖慕道參師即有年真仙臨降了无緣明言生殺无生妙何故澹然空澹然

訪太守奕第六十六化

武昌太守倅一日對奕有一道人不通姓名直前曰吾能也守試與奕纒下僅八子即曰太守負守曰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以分途据要津也是以知之已而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道人俄拂袖不見守令人遍城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繞至郡治前則聞笛聲在東門至東門則聞在西門至西門則聞在南門至南門則聞在北門至北門則聞在黃鶴樓前道人走往石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映江浦表情欲說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未小書一吕字

詩彖慕言勝負露機時皎月當空照水湄空自隨聲四門亂局中一著不能知

度七子第六十七化

刀鋪工陳七子夫婦坐茶肆梳剃一日有道人携一白金求剃鬚髮繞剃即生既生隨剃如是自旦追暮夫婦手幾脫腕知其為異人也幸教某道可平道人曰吾望旦至陳早起

待之不至累月寂然陳無業迹雲水求之數十年竟无所遇意稍懈思歸去家纒五里許忽見道人自山中出曰吾吕公也子精忱如此何患不成道乎乃授以丹訣併與詩曰携手三清玉帝鄉宿生緣契不尋常與君一轉金刀手削去滿頭无限霜自此七子精修成證後與師偕往

詩彖十載灰心返故鄉真仙憐憫語真常三冬凍地生紅焰六月炎天降雪霜

武昌貨墨第六十八化

帝君遊武昌城詭為貨墨客墨二笏僅寸餘而價錢三千連日不售衆皆笑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无有意耶自以錢三千求一笏且與客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門者乃客以錢還辭去比視墨紫金一笏上有

吕守遍尋客以不復見

詩彖一墨三千意甚深數朝无一是知音鼓刀王丈雖高見祇得金子不得心

織梳高價第六十九化

帝君遊武昌天心橋鬻織梳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嫗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僂僕秃髮如霜帝君謂曰世人徇目前藪常見吾高價貨敵織物宜无意而千萬人中咸无起卓之見尚可與進道耶乃以梳與嫗理髮隨梳隨長髮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爭以錢求梳帝君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為蒼龍飛去帝君與嫗不見

醉衝節儀第七十化

帝君遊巴陵市太守陳甫出犯節前驅執太守置諸獄令書款自追晡无一辭更趣之洞賓曰須我醉醒吏云汝不能憂罪尚以酒為解耶言未竟俄失之但遺幅紙曰暫別蓬萊海上遊偶逢太守問蹤由身居北斗魁罡下

劍掛南箕月角頭道我醉時真是醉不知愁
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却駕白雲歸去
休太守曰此呂公也夙與焚香謝過一日方
噴木盆中見馬函召畫史圖之與滕子京絕
類也

詩象和光混世樂天游不自由時也自由
火息靈宮冲妙微水潛慧海徹源頭壺中
自有全真樂心上都无半點愁太守遇真
如感悟好當勇退死心休

度施肩吾第七十一化

施肩吾字希聖唐亦有肩吾希聖子如滄浦
此兩處揚三馬自然
人少業習佛博經史攻詞章而學道隱居豫
章西山遇帝君教以五行顛倒之法三田反
覆之義或以鍾呂傳道集會真記皆施所編
也道成之日作詩曰重重道系結成神王闕

金堂逐日新若記西山學道者連余即是十
三人

詩象傳道集奇怪亂神西山記華德惟新
二書果是先生誤誑誤闖浮多少人

度劉跛仙第七十二化

長沙劉跛仙遇帝君於君山得靈龜息炁之
法功成歸隱岳麓號瀟湘子常侍帝君往來
黃洞併教遊城下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
愛洞中墟

愚者遇跛仙于清泰門外相與仙去

後有鄭

詩象跛仙劉子行功深誠感仙師點化心
息炁靈龜綿密密形神圓混振希音

度陳進士第七十三化

陳非閩中進士自羅浮來遊南岳俄遇帝君
陪連旬日陳薰禮問道帝君曰喜怒哀樂未
發之謂中汝以何為中陳默然書一○帝君
曰此性理也何謂天命陳再拜帝君點授之
遂得道後謁宜春李觀言洞窟度老樹仙本
末今隱南岳永康軍

詩象水釋科名罷論書頓忘者也與之手

虛中至通明天命一點靈真體太虛

誘太公第七十四化

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及暮
飲佳醞已及石餘兼怪相聚以觀倪索酒金
道人瞪目不語頽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動

道人忽起援筆題詩于壁曰鯨吸鬣吞數百
杯玉山誰起復誰頽醒時兩袖天風冷一朶
紅雲海上來未書云云山道人陽純作以土
一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朶紅雲飄
然而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微數
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陽
純乃純陽也

詩象欲度倪公弄酒杯直言誰起復誰頽
黃金擲面猶迷昧安得回光見本來

誘楊柳金第七十五化

徽宗時有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
履怪異飲酒无量嚼生魚肉至數十斤引冷
水數十斛大雨雪平地六七尺餘自埋於雪
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于深潭水面如履
平地及善草書作枯藤游絲勢一舉筆數千
字絡繹不斷人爭携楮以請然往往不與時
有妓楊柳金東都絕色也道人往來其家警
提楊終不悟又屢輸金帛然不與楊交接楊
一夕乘醉進之道人曰吾先生坎離配合身
中夫婦內交聖胎已結嬰兒相生豈復總外

色內交之樂過於外之樂速甚楊終不悟疑
訝其語時幸相張天覺館賓蕭某與楊久狎
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遂往即之道人大呼
疾走徑趨栖雲庵雲臺不出良久排闥尋之
則已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

綠衣童子步虛聲王樓喚省千年夢碧桃枝
上金雞鳴張曰昌字虛中此吕公也後庵遭
火无子遺詩巍然獨存亦一異也

詩彖不侵寒暑體輕清數警嬌娥離色聲
身內陰陽提不悟空教丹鶴九臯鳴

廬山放生第七十六化

崇寧間有客航海橫風飄至一島有洞天見
金樓門牌上王守曰天仙院一老人在門首
客作禮問曰此何福地老人曰此洞天也此
處隔凡絕世人惟吕洞賓時來此游戲其人
問姓氏曰吾即唐裴休也客曰有到廬山
尋問前事彼處人俱說近有一道人見酒肆
家剖活魚作鱠道人不忍遂化其人放生主
家不從曰吾今此魚活耳鱠者不信道人以
藥一粒捺入魚腹中隨手跳躍散人大驚遂

放之江其魚圍國洋洋悠然而去道人隨不
見惟以沙灘上書回客二字海客記前日在
海洞時與放魚日同本人遂捨家入道
詩彖海客飄舟至洞天必然夙世有仙緣
回聞魚死復開悟何若洞天便拜仙

警提刑第七十七化

帝君遊江夏詭為吕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
為人言禍福事其驗如神就警提人悟道一
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是日提刑
點獄喻某行部至鄂首覓吕公已不見得其
平日所與往還者岑丈秀詰其所得岑曰无
有喻勵以聲色將罪之岑答如故喻命搜其
家得所遺卷長歌一首論丹訣事喻省之曰
此吕先生也元圭者析先生二字耳惡人者
謂喻迫之云

詩彖來往楊家勸誘人就中欲警喻提刑
偶知喻老心多詐拂袖歸歎往王京

度姚道真第七十八化

合州姚道真少為長年三老操舟三峡帝君
使負藥笈往來荆襄凡周歲俄洞賓遊洞庭

坐水面招道真道真肢慄莫前帝君以杖扶
之曰分未應仙耶既時舉藥十二丸大如栗
曰歲星周則餌一丸服畢不死自此遇龍則
復慎勿通清河由是不食或寢旬日乃寤炎
天擁重裘盛冬裸冰上後至通川有地名龍

復鎮遂居之崇寧四年郡人何適病狂力致
道真道所居有水名清河道真忘帝君言不
覺三涉之適往迎致儀仗頗侈太守史某見
之以為妖械道真與適下獄道真曰吾忘真
人言宜抵此尚何悔焉面覆于地七日尸解
詩彖侍師復復整三周磨鍊塵凡尚未休
一死頓忘前一步仙師必引赴瀛洲

題詩天慶第七十九化

帝君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隣郡勝席
獨一小童在帝君求筆欲書童辭以觀新修
師戒勿汚壁乃白但煩貯大殿爐欲禮三清
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瓜皮畫壁曰石池
清水是吾心浸彼桃花倒影沉一到却山空
關內清閑塵累七絃琴末題云回後養書壁
絕高非手所能及衆歎異始悟回為吕而後

養者先生反對也

詩豪寂朗虛空即道心无情日月自升沉
清堂誰是和音者空鼓无絃一操琴

度張珍奴第八十化

吳興妓張珍奴性淡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
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宣和中有一士
人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待之置酒
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幾月餘終不
及亂張訝而問之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少
留一宿釐枕席之娛豈下妾微陋不足奉君
子耶士人曰不然人之相得但貴心相知耳
何必是哉他日酒半問珍奴曰汝平日更何
所為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每夕告祈願
了此債耳士人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追於口
體何暇及此且何從得師乎士人曰吾為汝
師可乎曰果爾則幸矣即起整衣炷香拜之
既去決句不至張方獨處備自書曰違師許
多時不說些兒箇及至如今悶損我樣筆未
置問士人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為者張匿之
士人曰示我何妨乃示之士人讀其後曰別

无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

脊雙關崑崙過恁時省氣力思量我張珍奴

大喜再拜敬謝自是神氣豁然若有開悟亦

密有所傳張不以告人然未知其誰何也累

月告別張設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

去後開閱之及開封乃步騭宮樂章一首曰

坎離坤兌分子千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

動山頭雨雲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

鋼辯甲庚要降龍虎待他人問汝甚人傳但

說道先生姓呂張遂齋戒謝賓朋繪像事之

修其訣逾年尸解而去

詞彖和曰陽復乾純陰垢千象帝先是吾

元祖一氣氤氳降甘雨恍然大浮黎土无

極極中誠密錮玉龍蟠幽囚金虎主人輕

鼓沒絃琴全不屬官商律呂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畧

度劉高尚第八十一化

劉高尚天資純厚性賦温良不喜貴榮頓拋

富產捐情割愛泯識超凡不事王侯高尚其

志棄儒從道遁跡林泉道遠方外先遇一仙

人謂曰辟內銳銳碎魔復完俞修真亦如此

後遇帝君語契遂問曰道心惟微可得見乎

答曰非耳目所及惟精神默會間允執厥中

何謂中答七情未發處六慾不生時是甚麼

又問云何體式帝君默然端視於空中畫一

字高尚拜云萬理歸元一性太虛弟子已无

疑矣帝君曰慧命真空子知之乎高尚再拜

請教帝君密授口訣而往後於渤海縣安定

鎮築室居園二十餘年修證圓成道化大行

徽宗三詔方至闕庭惟以清靜自然无為輪

化之旨奏之上問修鍊金丹之妙答曰陛下

萬機此方外事不勞聖問上默然喜敬教賜

微妙處士號後遊羅浮山建立道場又於秀

州隱真道院顯化皆有碑記作還元篇于世